

# 从“智障儿童”到“天才儿童”

张立民 67届



最近听朋友闲聊起一件真人真事：四川某矿主，没啥文化，他的独生子，也不过小学毕业。为了让唯一的孙子不输在“起跑线”上，矿主花了大笔钱，硬是把孙子送到美国来读小学。不想，事与愿违，他孙子不知怎么搞的，被安排进“特殊教育”班学习。这件事，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：

我81年大学毕业时，全上海，全中国正兴起出国潮。朋友，亲戚一见面，问的都是：“托福考了吗？”，“什么时候走？”。自己不准备走的，也在为孩子将来的出国梦未雨绸缪。太太有两个闺蜜，一个嫁了堂堂的书法家，一个嫁了潇洒的钢琴家，却都看中了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英语老师，和我们约定“易子而教”。我当时白天在大学教书，晚上在上海“前进”业余进修学院“扒分”，根本没有空教儿子英语，还自我安慰地以为，“上海人不用急着去白相大世界”。连太太升讲师要考英语，我也懒得管，气得她直跺脚，非要找“情人”辅导——当然，这是气话，“情人”没有找，讲师自然也没评上。

儿子在上海读完小学一年级的上学期，就稀里糊涂地随我太太来美国和我团聚，一个英文字不认识，一句外国话不会说。

“看你怎么办！”太太怒气冲冲。

我倒淡定。没过几天，就领着儿子去当地一所偏僻的小学上学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热情，欢迎全校第一个中国小朋友。老师还安排同学，每日轮流当儿子的“同伴”，一帮一。我这为父的，也就只带着儿子去了趟“男厕所”转转，认认路，生怕他尿急，湿了裤子。就这么地，我一甩手，把儿子全丢给了学校，用太太的话来说：“还没见过这样撒烂污的爹”。下午，老师打来电话，要对儿子进行智力测试，需要我签字，我折回学校，面见西装革履的心理学专家凯先生。凯背书般地讲了讲测试的目的和方法，待我签字后，就请我在他办公室外等候，因为测试需一个半小时左右。我问凯，我儿子听不懂英语，怎么测？我自告奋勇，来当翻译，凯不允，怕我翻译时，会无意地提示儿子，影响测试的精确性。至于语言障碍，凯称，他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再无话，只得悻悻地退出，眼睁睁地看着办公室厚重的大门“砰”地一下关上，心也随之“咯噔”一声。

一个时辰终于熬过，那扇隔离父子深情的该死的大门，终于又“砰”地一下打开了。凯面露难色，说儿子的智商只相当于六个月的婴孩，是典型的“智力障碍”。我问凯：“你真的这样认为？”凯尴尬地说：“也可能是‘学习障碍’”。他边说，边递过一份文件，要我签字，同意送儿子进学校的“特殊教育班”上课。我再糊涂，也懂得分寸，拒签，并声辩说，这样的测试不科学，因为英语不是儿子的母语，他看不懂，也听不懂。凯脸一沉，“刷”地从一堆纸中抽出儿子课堂上的一张习题纸，纸的右上方儿子按惯例写了他的中文名字“张XX”。凯质问我：“你儿子已读一年级下学期了，连英文名字也不会写，不是‘智障’，又是什么？”。我顿时乱了方寸，只得请求面见校长。校长听完我们各自的陈述，就问我，为什么不同意儿子进“特殊教育班”，我喊道：“这会毁了我儿子的一生！”。校长

说我对“特殊教育”有偏见，“其实，你儿子在那里会接受个体化的教育，智商提高后，有可能回普通班级，和正常孩子一起学习”。我哪里听得进他的劝说，心里嘀咕，你休想蒙我，我见多了，中国的“右派”，摘帽后仍是“摘帽右派”，一辈子休想回归“左派”的队伍。双方争执不下，我开始发急，只能向校长摊牌，准备去学校所在的学区，申请启动“正当程序”（due process），举行“公共听证会”。校长一愣，他大概没料到眼前这个英语说得结巴的矮个子中国人，居然也会玩美国人的游戏。他立马软下来，问：“那你又有什么好的建议？”我答道，每天让儿子去普通班上课，放学后，他可留下来，让老师单独给他补英语，这也就符合了为学龄儿童提供“免费和合适的教育”（free and appropriate education）的法律规定。我说话象个律师，并故意在“合适”这个字眼上，顿了顿，加重语气。凯先生眨巴着双眼在一旁听，一声不吭。校长思索片刻，终于同意，先试一学期，再重新测试，再商量。于是，双方签字画押。

回家后，如实向太太汇报，又遭她一顿数落——幸亏家里穷得连搓衣板都买不起。

一学期眨眼过去，儿子又如此这般地经历了第二次测试。凯先生报喜似地告诉我，儿子的智商，猛地增长到六岁儿童的年龄段。凯激动得满脸通红，一再说：“这是奇迹！”他力劝我，让儿子重读一年级，“这样，你儿子就能全盘地接受美国的正规教育了”。我淡定如故，说先要找儿子的班主任欧老师谈谈，再作决定。欧老师心直口快，说儿子刚来时，由于语言障碍，他很乖，双手总放在身背后，端端正正地坐在位子上。现在开始“皮”了，象美国孩子一样，坐不定。欧又说，你儿子一点不傻，她举例说，有次她在黑板上出了一道算术题： $7+5=?$ 。当其他美国孩子都手忙脚乱地数着手指和脚趾，我儿子已脱口说出“12”的答案，惊得全班目瞪口呆。欧老师的话坚定了我的信心：如果儿子二年级才来美国，莫非也得从一年级重新读起，接受全盘的美国教育？

又过了两年，我自己转学去了另一所大学，儿子只得随我去新学校读四年级。这时，他慢慢地不爱说中国话了，我们也渐渐地听不太懂他“叽里咕噜”的美国话——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地道美国话吧！新学校，自然需要新的智力测试，儿子的智商竟大大高于同龄学童，一下从当年的“智障儿童”变成“天才儿童”，进了“神童班”。这个label且跟着人走，以后，不管儿子上哪所学校，也不管是上小学，还是上初中或者高中，他都是“天才儿童”。凭着这块金字招牌，儿子在高中时，居然可免去几门非主要课程，去Temple大学，直接参加大学生的计算机软件设计，并因此在大学申请时，获得了“优秀学生全额奖学金”。

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当年一念之差，听信了专家凯先生的话，让儿子读了“特殊教育班”，他今天会怎么样？

救救初来乍到的中国孩子！教教他们稀里糊涂的家长！